

朝阳随笔

白纸黑字

王晓红

白纸黑字,在中国文化里就是承诺。我喜欢白宣黑墨,白得清亮,黑得深邃,仿佛是约定,一旦提笔一生追求。时至今天,书法就像一位风雨丽人,散发着古风的风雅,又焕发出时尚的气息。

喜欢写字,不是一朝一夕。正因为少年习字,成就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缘。

父亲是我习字的启蒙人。我看过了他大量的学习笔记,严谨工整,透着魏碑的力道。以我的散漫随性,不曾学得半点。小时候,物质相对匮乏,新华书店成了当时文化的集散地。每周末或假期逛书店,心里满是欢喜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寻得一本《全国硬笔书法大赛作品集》,一眼便喜欢上了林秀的作品,为其灵秀飘逸深深吸引,开始了最初的临习。父亲会偶尔指着书上的字说:“等你写得和书上一样就厉害了!”于是,再看到好看的字,更是一通心摹手追。

那时胜利油田教培系统正在举办书法比赛,我高中时的美术老师牟蓓,发现我喜欢写字,推荐我去参加比赛。还记得那时,一张木质的学习桌,一盏老式的蜜色台灯,相匹配的是墨色深邃的夜色。用A3的打印纸,用红笔自己打格,老师也会给我几张书写纸做练习之用。课余时间就是画格习字,然后老师指出几个字需再下功夫,过了几天,作品就交上了。

许久后的某一天,牟老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,笑容浅浅的,表情还是淡淡的,轻轻地推推眼镜,目光像一泓清水,透过镜片散发着知性和温润,慢慢地告诉我:“晓红,这是你的证书。”至今自己写的什么内容完全不记得了,也只记得自己是第二名。牟老师当时的样子却深深留在记忆中。

若说开始是由于喜欢,时间一久便知道,书写于我而言是老友相伴。写字时必然阅读并搜集相关书法知识,追问,探究,这一刻可以轻松拥有世界。有时是从书法家开始,寻出一长串他或她的成长经历,相应时期的其他作品,碑帖相应的释文,相关时代文化背景。文字敞开了一扇门,通向某个太平盛世或是战火纷飞、人才辈出的年代。

生活工作的空隙,恰好用来做喜欢的事情。阅读、书写,追摩古帖中的线条。把自己置于灾难背后的沉静和思考里,偏居于文字的庇佑中。

一个喜欢写字的人,终将以书写的方式认识自己,也认识世界。这世上哪有完美,相对于完美,在求索的过程中,感受到的那些美好,给予我更多的快乐。

“古人学问无遗力,少壮功夫老始成”。随着一天天的学习,我愈加明白,学海浩瀚;也略知,“弱水三千,只取一瓢饮”。学书,是一趟没有终点的旅行。只需求知、思索、锤炼,在肌肉的重复中寻找记忆,不断地更新自己。在互联网便捷的今天,要传承衣钵,同样要紧跟潮流。在文字和线条中不断地自我完善,不为浮躁和虚妄挟持。

所有的故事都有后来。前几天,在书法公众号里偶然看到介绍林秀老师的文章,得知她现在供职于湖北省博物馆。照片中的林秀老师有着得体的衣着,温润的气息。

时隔多年我也从牟老师那里悟得,艺术是一种优雅,是一种从容的态度。牟老师多方打听,我有幸与她再度相逢。从再次联系上的那天就意味着,牟老师将是我一生的良师挚友。

书之所在,道之所存。书法于形而上,是一种孕文化于线条的精神传承。无论何时何地,只要心存热爱,白纸黑字就会散发古典而又时尚的气息。白纸黑字相伴,平凡的生活变得丰盈。

中国石化43篇作品在主题征文中获奖

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,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开展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。经专家严格评审,中国石化参选的《齐鲁之光》等43篇优秀作品获奖,其中一等奖11篇,二等奖8篇,三等奖24篇。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、西南石油局工会、中原石油勘探局工会被评为优秀组织单位。(丛松波)

散文

物探队里的尖兵

王晓静 高玉民

寂寞,是沙暴吹不走的记忆。这记忆属于测绘队,物探队的尖兵。一组两个人,一个背测绘仪,根据卫星定位图为钻机班和放线班找点,一个扛铁锹埋土堆插桩号旗做标记。点找得准,井就打得准,离地下的秘密就更近。

(一)在沙漠和戈壁,白天的缝隙被事务填满,那种膨胀感是抵御寂寞最好的武器。夜晚却是要熬的,熬着熬着,把月亮熬干,天就亮了。

侃着大山出发,走着走着,就没话了。车轱辘话翻来覆去说了两个月,总是单曲循环让人腻烦。还好,有风声和沙尘起舞的声音,否则,就只剩下呼吸声和“沙沙”的脚步声。沙漠里没有路,走的人再多也不会有路,路是推土机的车辙。再深的车辙,刮一场风就会消失。只能甩开膀子迈开大步向前走,和一场没来由的风赛跑。这是测绘人的工作。

测绘人的行走具有进攻性和破坏性。尤其在沙漠无人区,没有通信信号的管束,他们走得豪横又雄健,有开疆拓土的气势。只有嗓子冒烟儿堵得人喘不上气的时候才停下。

脚停下,眼神还锁在车辙上。有车辙的地方就有生命迹象,说明有人来过,有人就有希望。

导致停下来的是还有另一种可能。在高温下的沙漠里,鞋底是脆弱的,总是磨不过细沙的纠缠,偷偷与之交融,直到与鞋帮剥离。有过经历的人再出行,背上就添了一双鞋,一双大码橡胶底防砸大头工鞋。比鞋底耐用的是脚。鞋底掉了,一了百了。脚伤了,砸几下牙,渗几层冷汗就长出茧子。茧子是迟钝的、木讷的,在抬脚的瞬间就忘了沙漠给过的伤痛。

太阳走过炽热的天空,红色和蓝色的柱号旗插满沙梁子,这是太阳脚底板的印痕。一顶帐篷孤独地站在被夕阳照射的沙山上。沙山上忽然冒出一缕青烟。青烟里走出两个穿红工衣的黑脸糙面的光头。

把烟了一天的脚从45码鞋里拔出来,马士宾长舒了一口气。脚被细软清凉的沙子抚触时像绸缎划过皮肤。

明天该走下一条测线了。”马士宾说。

“早明你做饭,我拔帐篷,多熬点绿豆汤。”李克静截断嘴上一层皲裂的老白皮说。

远处的沙梁山顶被晚霞烫红了,像熟透的水蜜桃。马士宾咂咂舌头,艰难地咽着唾沫。

总有莫名其妙的风夜半发威。被卷起的细沙钻过帐篷,塞进鼻子和嘴里,搅得人没法睡。

黑暗中李克静胡噜了把脸,摸过那把缺弦的老吉他。

“换个曲儿吧。俩月《致爱丽丝》听得我耳朵起茧子。”马士宾坐直身子,有些委屈地说。一口白牙在黑暗里闪着光。

李克静觉得又好气又好笑:“凑合听吧,就这,俩月还没弹利索呢!”

缺弦的《致爱丽丝》总有一种悲凉的感觉。在远离都市烟火的沙漠深海,靠着坚硬如铁的思想激发斗志、磨练意志,马士宾和李克静选择留下。

(二)帐篷躺在距离驻地1公里外的沙凹里,在与劲风的博弈中支撑帐篷的铁架被折弯。庆幸的是,被胶带叠加封在篷顶的照片还在,扒开沙子,妻子孩子的灿烂笑容还在。

风是沙漠的娇宠,来去无常,恣意妄为。有梦做的夜晚,人通常不太在意睡在哪里。即便是刀山火海也能够声大作。何况只是头枕黄沙、身披朝霞。

帐篷是被钻进鼻腔里的沙子打断的。帐篷已经连根拔起,不翼而飞。

不用想,一准儿是半夜的大风作妖,这算不得新鲜事。

补给车送来了水和粮食,司机红着眼睛打招呼。换下星夜兼程赶路的司机,李克静坐上驾驶室。丢失的帐篷必须尽快找到,否则会耽误今天的工作。顺着被沙子湮没得时隐时现的车辙,补给车在沙梁上山俯冲和爬行。

帐篷躺在距离驻地1公里外的沙凹里。在与劲风的博弈中,支撑帐篷的铁架被折弯。庆幸的是,被胶带叠加封在篷顶的照片还在。扒开沙子,妻子孩子的灿烂笑容还在。这笑容陪伴了他多少个日夜,已经记不清了。他只知道,一躺上冰冷的铁床,这笑容就向他绽放。它是治疗寂寞的药。

正要开车返回,一团黑影在不远处蠕动。黑影慢慢抬起头,那是个个头不足一米六的瘦小男人。李克静匆忙下车。原来是到沙漠挖野生肉苁蓉的农民,因迷路与同伴失联。这个“捡来的男人”后来经过培训做了一名放线工。以后的每年,他从云南最偏僻的福贡县翻山越岭,在汽车、火车间颠簸,辗转数日与物探队汇合。一顶帐篷让物探队里多了个肝胆相照的兄弟。李克静说,赚大了。

(三)雪落了几层,雪壳子就结了几层,层层叠叠,一望无际,插进雪窝里的腿,要么落地,要么深陷。虚虚实实中,判断深沟的方位和走向。

布尔津的雪盈天接地。天和地缠搅在一起,没有分割线,看不到错落有致的轮廓,纵深的长沟里都是雪布下的陷阱。明知是陷阱也要投身。已经是项目负责人的李克静身先士卒。

踏勘工作总要做在最前面,为后面的找点插旗清除障碍,提高效率。这活儿,通常是项目负责人领着干。

雪落了几层,雪壳子就结了几层,层层叠叠,一望无际,和诺木洪的戈壁滩不相上下。

插进雪窝里的腿,要么落地,要么深陷。虚虚实实中,能判断出深沟的方位和走向。拔出深陷的腿总是比插进时吃力。几番挣扎,两条腿被雪壳子刮得生疼。夜里回到驻地,一排脚盆里泡的都是通红肿胀的腿和脚。脚盆被踩得“砰砰”响,混杂着牢骚声。有人发誓说明天就回家,与测绘从此一刀两断、一别两欢。李克静笑不作声,心里有数。

一觉醒来,全都得了健忘症,头天的狠话全都不作数了。

该投身的陷阱依旧咬牙往里闯。踏勘在前,找点插旗在后,后面的人眼瞅着前面的人走着走着突然就矮下去了。

测绘工作靠的是速度,拼的是脚力,二者缺一不可。

最担心的是,被钻机班或是放线班追上,那说明“压活儿了”,被人撵着的滋味不好受。

迈开大步向前走。测绘人远在路上。

(四)现在不用去野外了,他偶尔还会半夜醒来,看着窗外的月亮,仿佛又回到了沙漠。还是那顶军绿色帐篷,昏黄的灯光还在,他从帐篷里走出来还是光头黑脸。

已从前线转入后勤的李克静,说起野外生活还是情深意长。他说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进沙漠。月亮很大很亮,黑夜很远很深。那一刻,他不觉得孤独,它们都是他的伴儿。他是沙漠的主人也是客人。

现在不用去野外了,他偶尔还会半夜醒来,看着窗外的月亮,仿佛又回到了沙漠。还是那顶军绿色帐篷,昏黄的灯光还在,他从帐篷里走出来还是光头黑脸。“一瞬间,我的眼泪就掉出来了”。

用脚板测大地经纬,总要翻山越岭,总要栉风沐雨,总要爬冰卧雪,青春就用得快,人就老了,人生履历就厚重了一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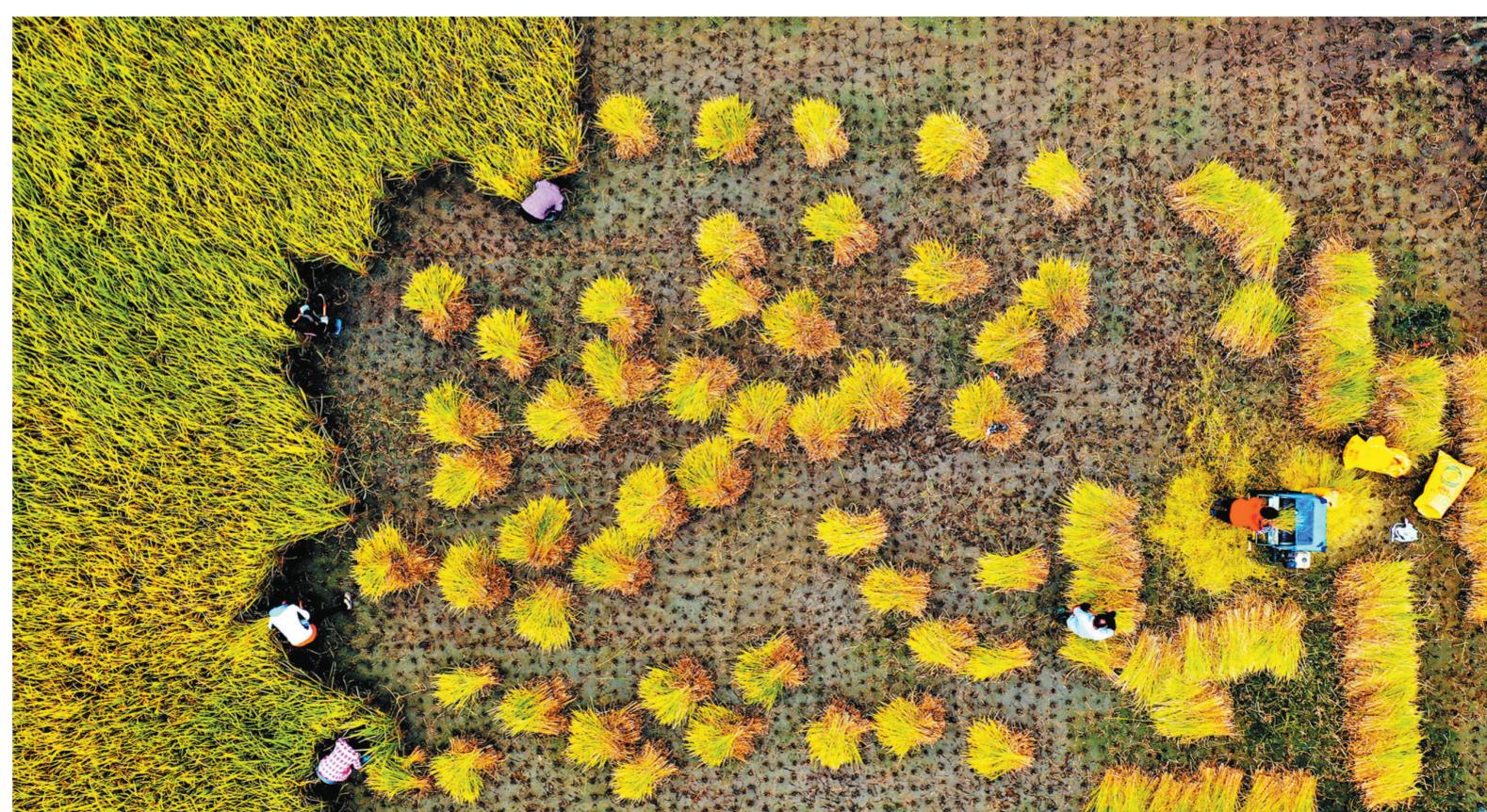
测绘队的会议室,总有欢送老测绘人退休的场景,既庄重肃穆,又温暖深情。老测绘人临走时总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:“好好干,扎根,就是一辈子。”

一辈子那么长,长到鞋底都要磨穿。

一辈子又那么短,没等奋斗够人就老了。

测绘人一生都在迁徙,从一个不熟悉的地方,到另一个不熟悉的地方。为了物探事业,为了石油事业。

测绘人一生都在与时间较量,与困难决斗,他们的志气从不消减。



丰收的喜悦

邱爱民 摄

散文

书写青春的诗篇

刘杨康

巴蜀地势险峻岿然,景色绮丽,山一重水一重,中原石油工程公司西南钻井分公司70128ZY钻井队便昂首屹立在四川宣汉的崇山峻岭中。前往钻井队实习的我坐在皮卡车内,随着“百步九折萦岩峦”的山势前行,摇摇晃晃之间我看到了这只钢铁巨无霸的真面目。

高耸的井架是它的身躯,钻杆的挺进是它的言语,循环往复的泥浆是它的血液,机房四处牵引的电线是它的筋脉……所有的一切由井队的员工指挥着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这只钢铁巨无霸安全、高效地向地层深处探索宝藏。

井队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,钢铁巨人总是忘我地工作,没有任何表情。然而我在70128ZY钻井队遇到了一群可爱的人,生活精彩而温暖。

他们为我讲述多年以来在不同地方施工时所见的奇景、有趣的生活小事,这些故事充实了我疲惫的内心。

平台经理谢刚带我熟悉井场的流程,细心为我讲解各台设备的名称及工作原理,每个岗位的作用与工作职责。党支部书记陈晓亮悉心为我解答关于申请入党的步骤,像朋友一般笑着说:“生活与工作上有事情都可以找我,我一定帮你解决!”我记录着工程师刘浩生在早会上提出的起下钻、泥浆等方面的技术问题,在空闲时向各个岗位的师傅请教。安全官晁燕军教导我“你现在一定要注意安全,不会的事情不要蛮干,安全永远是第一位”。胖乎乎的赵起涛师傅是带我实习的老师,虽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泥浆工,但是有着处理生产中各种复杂事故的知识与经验,他总习惯拍着我的安全帽说:“记住,做事情要一

件一件地做完,切忌毛毛躁躁,只要踏踏实实地努力,再复杂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。”

每天我最期待的时光是午饭与晚饭时刻。每次去打菜时,食堂阿姨总是往已经满满当当的碗里再加一勺肉,慈爱地念叨:“小伙子,多吃点,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!”平淡的生活,因身边人的一句话而变得特别。

此时天空下着小雨,远处的山峰之上云烟飘渺,似笼罩着一层轻纱,影影绰绰,仿佛有一位爱捣蛋的小孩儿在这里抹上了一笔白色颜料,别有一番韵味!苍松挺拔,绿草葱茏,此时山间一阵清风吹来,透着丝丝细雨,抬眼望向远方,雾气朦胧,山势绮丽,大河奔涌,不仅感叹:生活应当如此!

将青春奉献给石油,在祖国伟大复兴的蓝图上努力添上自己的一笔,是我辈的追求。要在青春诗卷中写上坚实有力的一笔,不容有丝毫懈怠!

散文

岁月悠悠一瓢香

崔向珍

果香、豆香、花香挤满秋天的时候,大小的葫芦就长足了个。淡淡的黄,浅浅的绿,在醉人的秋风里飘摇着满院子的吉祥如意。我们看着可爱的大葫芦小葫芦,很想马上摘下来,做成好看的葫芦瓢。父亲说还早着呢,得等它们裹上几层冷霜才行。

盼望着,盼望着,一场场秋霜漫过,纵横交错的葫芦藤干枯了,浅绿色的葫芦开始泛白。好不容易等到周末,得了空闲的父亲把所有的葫芦用剪刀剪下来。父亲对着葫芦左看右看,仔细挑选出几个长得周正的大葫芦,先用菜刀细细地刮净老皮,再用铅笔画好两个瓢的分割线,借来木匠大爷的大锯,嗤啦嗤啦地把葫芦分隔成两个。湿漉漉的葫芦瓢又软又韧,好像剥去了外皮的柚子。父亲把它们一点点掏挖干净,用破布把葫芦盖起来,放在窗台上晒到坚硬,就可以使用了。

一个葫芦两个瓢。父亲每次都会锯几个葫芦,把水瓢、米瓢、面瓢都换成新的,让米缸、面缸和水缸里都挤满葫芦的清香。母亲看着这些光滑干净的葫芦瓢,笑眯眯地拿了最大的米瓢、面瓢,挖了满满的米面,拍得结实结实,去还青黄不接时从邻居家借来的粮食。瓜菜半年粮的年代,谁家都没有多余的粮食,但只要碰上借粮的乡亲,哪个也不犹豫,米瓢给你装满,面瓢给你拍实,送出大门的时候,还不忘大声吆喝缺啥了再来,多了没有,一瓢两瓢都没问题。

我特别喜欢那些葫芦瓢。母亲把新收的红枣放在葫芦瓢里,把新晒的瓜子放在葫芦瓢里,把新炒的瓜子也放在葫芦瓢里,给左邻右舍分送完了,就放在火炕上让我们享用。冬天雪花飘起的日子,挑着火炮爆米花的手艺人进村了。不用吆喝,只等黑葫芦似的爆米花机轰隆一声爆响,窄窄的村街上就沸腾起来了。母亲把金黄的玉米粒盛在葫芦瓢里让我端着,哥哥提着大簸箕跟在后边。满街上都是端着葫芦瓢的孩子,过大年一样的兴奋。

没有通电的小村子,冬天是比较安闲的。北风呼啸的夜晚,早早地吃了晚饭,一家人围坐在滚烫的火炕上,常常是母亲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给我们讲故事,父亲和哥哥在煤油灯边的小桌子下上棋。我们的身边放着葫芦瓢,葫芦瓢里有喷香的爆米花。脆甜的爆米花被我们嚼得咯吱咯吱,通红的灯花被拍在桌面上的棋子震得摇摇晃晃。

北方的冬天,雪总是下得很大。纷纷扬扬的白雪一连飘过几场,新年的鞭炮声就响起来了。我们穿着崭新的衣服,开始满村子拜年。东家进西家出的,家家户户都把葫芦瓢装满了瓜子和花生,上面顶着几块宝贝似的水果糖,热情地往小孩子的口袋里塞。

幸福的日子好像总是过得很快。水果糖的香味跑远了,新年的鞭炮声也跑远了,夏天的毒日头火辣辣的,一地的庄稼还没有结籽,村子里孩子多的人家又开始缺粮米了,负责一日三餐的母亲们端着葫芦瓢,前邻一瓢高粱米后邻两瓢地瓜干,稀一稠一稠一地对付着,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屋顶上断了炊烟。葫芦一年一年地开,葫芦瓢一个一个地换,如今的乡亲们,家家粮丰囤满,早就过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。好看的铁瓢、塑料、不锈钢瓢随处可见,但是老人还是热爱轻巧方便的葫芦瓢。前几天回村串门儿,坐在馨香的葫芦架下,品尝着葫芦瓢里的各样干果和点心,听着老人们舒心的笑声,我感觉葫芦瓢里的开心果,比起以往盛在精美果盒里的那些,香甜了许多。

诗歌

北海LNG(外一首)